

LEFT RIGHT



男人不可以穷

薛可正 著

梦想与物质并存的人生 坎坷与顺遂并行的生活
如此 才配得起斑斓岁月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男人不可以穷

薛可正 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不可以穷 / 薛可正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86-4720-3

I. ①男…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0669号

男人不可以穷

著 者 : 薛可正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2.25

字 数 : 40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5086-4720-3/I.551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本来小如豌豆的我，可以在这一块空空的地方写上小小的序言，我很感恩。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故事可以在内地出版。所以这次很感谢东申九歌和中信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大跳板，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我的故事。

我叫薛可正，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小小家庭。从前，寻常男孩子有的我都有，而他们一般所缺的，你们都应该不会在我身上找到。这些东西，可能包括责任心。

写这个故事，很大部分是因为，在2008年我的父亲因为癌症而离开了我。而在我父亲离开我的一个月之前，我的孩子也刚来到这个世界。一个至亲离开，而另一个最爱则诞生到我怀里。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好像失去方向，每天起来，都不知道应该为眼前的新生命快乐，还是为脑内的旧回忆伤感。

香港的节奏很急促，一不小心精神面貌不够强大的话，患上精神紧张这些都市病是很常见的情况。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最后我选择了，每每想起父亲的往事时，就找个地方把它写下来。有一天我翻阅了一次，才发现原来自己以前并没有为父亲做得很足够。那份遗憾很重，重到可以影响生活中的情绪。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困在那种很自责的情绪里，直到太太送我一部手提电脑，加上当时刚搬家有了自己的私人房间，我决定在网上写故事来打发时间。在思考题材时，我想到以前做金融业时接触的种种价值观，还有老爸的故事。

就是这样，《男人不可以穷》的故事便诞生了。

书在香港推出后，我接受过几个访问。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问我，到底这本书要记下的是什么。单单以书的名字来解说，那应该是一些努力工作，又或者是向上爬升的故事，但我告诉他们，这些都不是我最想说的。

在我们眼中，《男人不可以穷》所指的那个“穷”字，就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某几样条件，可以是勇气，也可以是责任感，所以并不能以单单一个“钱”字去诠释。

我在书中写，男人要到一个时间才会开窍。在开窍之前，所有男人都会碰尽一生人可以碰的壁。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受伤，也有可能会死去。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跟爸爸沟通的最好机会。

所以我也将这个想法放进书里，希望看完的人，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看自己已经老去的父母，更加爱护他们。就算你工作很忙，但总有方法让他们快乐。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故事，也希望你们真的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薛可正

2014.8 于香港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你人生的路上可能会突然缺少了某一样你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流过眼泪之后，你都要继续向前走，甚至要比以前走得更快，走得更大步，总有一天，你会和它再见面，一定会。

可 正

今天,我想说一个关于炒伦敦金*的故事——一个令我急速成长、有血有肉、血淋淋的真人真事。

我叫薛可正,爸爸说当年他为我取这个名字是想我将来长大以后做人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我爸是一名警察,当年侦破叶继欢月华街连抢五家金店的大案子他也有参与。当然我不知道当时他是身穿防弹衣持枪冲锋陷阵的重案组,还是负责拦住观塘(地名)那群看热闹的大姐以防她们走进案发现场的警卫员。我只知道从小到大他都将原则放在第一位,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属于自己的工作一定要亲力亲为,这两句话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我爸教会我许多东西,有时候放假会和我去看一场足球比赛,或是去彭福公园看别人放风筝。直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爸爸在行动中从四楼掉进了天井,送去医院的时候,左脚脚底还插着一根长二十厘米的铁钉。

从此以后,爸爸再也不能回到他引以为傲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坐在家里对着四堵墙,左脚不再行动自如。开头的几年有一些同事来探望他,但每一次他们走后,我都会发现爸爸在偷偷地哭。渐渐地他不肯见人,不再说话,不理妈,甚至,不理我。

爸爸工伤以后,虽然政府每个月都发放生活补助金给我们家,不过妈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选择买房子,最后肯定就变成负资产啦。就这样,我

* 伦敦金: 伦敦金是黄金买卖交易的方式之一,因起源于伦敦而得名。

十八岁进入了一家电器贸易公司，一做就是八年，月工资由起薪 7300 元涨到现在的 14010 元。高中毕业，做了八年，工资翻了一倍，有几个下属可以指挥，这一年，是 2006 年。

八年来我一直谨记父亲教我的座右铭，专心工作，可以说我将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份工作里，眼看我的薪水一次又一次地涨，职位一次比一次升得快。我的爱好都是关于工作的，例如我会在放假的时候去鸭寮街看一下拍卖者在卖什么，或是去报名参加关于电器结构的进修班。

有足够的金钱，有自己的事业，还有一段不错的感情，我觉得就这样过完一辈子的话，我就算成功了。起码，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的公司位于中环街市附近的一栋商厦里，每天晚上八点多下班之后，我就会像今天一样来上环这边接我女朋友下班。

她叫张以娜，比我小五岁，是一名会计，所以很多时候会比我晚下班。我们谈恋爱三年，平时周一至周六都会很忙，我们在一起常做的事就是我去接她下班，然后去茶餐厅吃点儿东西再送她回天水围的家，星期六晚上她会来我在屯门的家睡觉。

我七点钟的时候打过电话给以娜，她说还要留在公司做收尾工作，不到九点走不了。我这个人虽然闷，但时不时制造惊喜我还是会的，我骗以娜说今晚不等她了，然后悄悄守在她公司楼下等她下班，打算和她吃完晚饭之后去看场十一点半的《如果·爱》。

等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见到以娜离开公司，正当我想上前去叫她的时候，一辆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保时捷出现在我们两人中间，以娜熟练地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呜呜”响了两声，就像发情的公狗在尖叫，一下子就开到对面的红灯底下，就在这个角度，我透过车后面的玻璃，看到以娜亲了开车那家伙一口。

我当时脑袋一下就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这就是爱？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我的视线，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这时天突然下雨，我走进附近一家便利店买了包口香糖，然后站在店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我跟《七龙珠》里的孙悟空储存元气弹似的，站了半个小时才储存到我需要的能量，当然，我等的时候没有举起双手。

储够了能量，我拿出用了将近六年的诺基亚 8200，打给以娜。

第一次，响了一声转到留言信箱。

第二次，响了一声又转到留言信箱。

第三次，响都没响，竟然挂我电话，连转留言信箱都省略了。

我慢慢开始由迷茫变为愤怒，我打电话到以娜家里找她。接电话的是她姐，张以妮。

“以妮，我是阿正，以娜回家了没有？”

“她还没回来，你怎么不打她手机？”

“我找得到就不用打到家里来啦。”

“怎么了？你们有事发生？”

“不是我，是你的宝贝妹妹有事。就这样，她一回来你就叫她找我。”

不等以妮说再见我就挂了她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对以妮如此没有礼貌。

正当我想再打给以娜时，手机响起，是以娜。

“正，你找我？”

“你在哪儿？我现在要见你。”

“你为什么这么早来我公司？”

“你看到我了？”

“是……正，不如我们分手吧。”

“我知道问你为什么是一个很低能的问题。不过，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

“正，你转过头来。”

听到以娜这句话，我立刻整个人向后转。而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十几米外的以娜，坐在刚刚那辆车里面，拿着手机看着我。但她旁边的驾驶座已经不见了司机。

我记得，车牌号是 JC115。

我正想追问以娜，有电话打进来，来电显示是公司里高我一级的 Jeffrey。我无可奈何下只能叫以娜等等，先听 Jeffrey 的电话。

怎知 Jeffrey 劈头第一句话竟然是：

“薛可正你立刻回公司，上星期你负责的那批吹风机整批不见了！”

结束与 Jeffrey 的通话，我还没能完全将对以娜的愤怒模式转换过来。我走向以娜坐着的那辆车，环视一圈，看能不能找到刚刚开这辆车接以娜的男人，不过搜索了差不多半分钟，还是看不到我想找的人。这时以娜摇下车窗，伸出头来问我：“阿正，你在干吗？刚刚谁给你打电话？”

“你闭嘴！”我用连中环那边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之后……

砰!!! 我用尽生平最大的力气一拳砸在车头处，我看到以娜惊慌失措的样子，不过我没有理她，转身走向前面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我上车离开，因为在保时捷面前我找不到可以对抗的理由。以娜背叛我的原因，一早就已经摆在我的面前，爱情和面包，难道真的会有人选择前者？

我感觉我输了，但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输给了金钱，而不是能力，我认为我只是失去了一个贪钱的女人，我还有我的事业。没错，我现在就要去处理我事业上的问题，我很快，很快就会处理好。

上环到中环的距离很近，我很快就回到公司。一进门，就见到我的老板，Marcus Lam。

“Marcus，刚刚 Jeffrey 打给我，他说……”

“行啦，我交给 Jeffrey 了，你和他谈。”

说完，Marcus 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一阵寒意。这个一直以来对我照顾有加，教会我所有工作上的知识，带我吃了人生中第一次上千元晚餐的老板，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我没想太多，箭似的疾步走进办公室，坐在里面的是 Jeffrey。

Jeffrey Wan，温世男，公司的业务经理，职位刚好高我一级，平日因为大家工作范畴不太接近的关系，我不需要也不会听他的话。而他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一早就想安插一个亲戚来坐我的位置。

Jeffrey 是一个纨绔子弟，和父母一起住在云景台，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读野鸡大学，毕业回来香港天天去兰桂坊泡洋妞。生活无忧，个人没什么能力，可硬是喜欢玩弄权术，他母亲和 Marcus 不知有什么交情，一进公司就坐上这个职位，公司里很多人都看不惯他。

Jeffrey 见到我很嚣张地冷笑了一下。

“正哥，你舍得回来啦？”

“老板他说……Jeffrey，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上星期你订的那批吹风机，你坚持要用那家新的运输公司，我到今天都没找着，刚刚我打电话去船运公司查，那批货根本就没有交过去，现在船都开了，你说那批货到底去哪儿了？”

“不可能，我早上还打电话给运输员，他说今晚会把交货单传真过来，我再打去问问他。”

“你不用打了，我已经打过了。”

我不理会 Jeffrey，坚持打给那个运输员，但打了十几次都没人听。

“怎么样？找不到吧？”

“找不到。我明天会根据地址去他公司找一次，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

“不用了，林先生叫你先放个假，顺便把之前还没放的假放完，再回公司慢慢处理。至于那批货，要报警还是去运输公司问清楚，我自有安排。”

“不必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工作情况，我会自己向林先生解释。”

“正哥，刚刚林先生没告诉你这件事已经交给我跟进了吗？你不会还以为林先生很相信你吧？从年前你弟欠高利贷钱搞到他们派人来公司大吵大闹开始，林先生已经不喜欢你了，你还不知道？”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提？我们还知道你弟这几天出狱，你家应该会急用钱吧？”

“你说什么啊你？”

“我说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啊，要说的已经说完了。明天 Rocky 会暂代你的位置，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会打电话问你，记得开机啊。我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关灯，也算为公司做一点儿贡献。”

说完，Jeffrey 就走了。我呆立在办公室，一时之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天之内，我会倒霉到好像被别人下了降头。其间以娜打了几次电话给我，我没接。所有的事都来得太快，我一直发呆，开着电脑玩扫雷一直玩到半夜三点。

我乘坐 N961 回屯门市中心的家，打开门，灯也不开就坐在沙发上。这时有人打开厕所的灯，我探头望去，面前出现的是一张我很久没见的面孔，一年前因为持械抢劫而去坐牢的亲弟弟——薛可勇。

看到可勇，我才想起，原来他今天出狱。

我还想起，我们两兄弟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他犯事被抓起来的那晚，我在警察局当着几十人的面打了他一巴掌。

他坐牢初期，我因为生气，未曾去探望他。后来过了两个星期没那么生气了想去探望他，怎知高利贷又派人到我公司来闹事。接下来，我越发生气，直到今天，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好像瘦了。

原来我们两兄弟已经有一年多没见了。

他看着我笑了笑，走进厕所，端着一盆水出来走到我身边。

“哥，我差点儿就忘了洗完澡要倒盆柚子叶水。怎么这么晚，加班？”

当时的我心情其实很差。以娜的出轨和公司货物丢失的含冤，我已经觉得很辛苦，现在见到一年多没见的弟弟，虽然他曾经做错事，虽然他连累我在公司被人说闲话，但我们始终有着二十几年的兄弟情，我好想上前去抱一抱他，问候他一句。

但是我没有。

我说：“是呀，我忙到连你出狱都忘了。今天是妈去接的你？”

“没，是阿裁接的我。”

“妈明明说了会去接你，你又避开她？”

“哪有，我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就先走了。”

“你也长大了，妈这一年来为你的事劳心伤神，不要再整天对她不理不睬。”

“我知道啦，哥。我要和阿裁出去一下，你早点儿休息吧。”

“有没有钱花？哥给你几百元先用着。”

“不用了，阿裁今天还了之前欠我的几千元，我走啦，哥。”

可勇的朋友阿裁，打小和我们在友爱邨一起长大，平时班都不愿意去上，天天跟家里人要钱，为人吝啬无品厚脸皮，又喜欢占别人小便宜，所以我一向都不怎么喜欢他。我总认为可勇之所以学坏以至于坐牢都是因为他，听到可勇说阿裁有几千元钱还给他，我都觉得有点儿奇怪，怕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又会做什么犯法的事。

突然，尖锐的刹车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伏在窗台上，看到一辆新款奥迪停在楼下，打开车门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我再仔细一看：

咦，这人是阿裁？跟换了个人似的。

第二天，一早起床，翻了翻手机，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其中有八成是以娜打的，另外的是公司的同事。我打回公司问平时比较聊得来的同事我走之后

的情况，他说不知是 Jeffrey 哪门子的亲戚 Rocky 已经坐在我的位置接手我的工作。我听到之后深感不公，我平日尽忠职守，兢兢业业地为公司效力，现在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公司就这样对我？

我非常生气，不过我决定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于是打电话给以娜。

从昨晚坐出租车离开之后，她打了近二十个电话给我，但我全部都没接。我心中暗自得意，我认为这代表了以娜还在乎我，不想失去我，希望我原谅她。

所以我想现在就打电话狂骂她一顿出一口恶气，想好要怎么收尾，再随便找些点子惩罚她，这样就可以解决感情上的问题，然后全心全意地想怎样对付 Jeffrey 和弄清楚货物丢失的来龙去脉。当我坐在沙发上正准备打电话给以娜时，可勇开门回来。

“哥，这么早？”

“是啊，你又和阿裁出去通宵？对了，我昨晚看到阿裁那小子好像混得不错嘛。”

“对呀，他现在在炒什么伦敦金，跟我说前些日子搞定了一个大客户汇了一千万元开账户，现在每晚随便炒两单就能赚两三万，昨晚就是他收市之后来接我和他同事去玩儿。”

“真的？他现在这么能干？那你早点儿睡吧。”我随口聊了两句就走向房间，心想每晚这么容易打个电话就能赚到我一个月的工资？那这个世界还有人做鸡？阿裁这家伙没准是在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我不想为这种事费心。冥想了五分钟，觉得以娜大概会说她只是一时贪玩儿之类的废话，而我需要说一些教训她的话之后再原谅她。

想好后，我拿起手机。

“给我一团熊火试炼我，证明我这么狠狠爱过，期望不多只要……”听筒里传来以娜的彩铃，我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准备好的台词。

“喂，阿正？”

“怎样？”第一招，装沮丧。

“今晚你有空吗？我想找你。”

嘿，这么直接不就是表示你恨不得我马上原谅你？

“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你家收拾我的东西，你帮我找找我的特区护照和行李箱，我下

星期要和同事去新加坡出差。”

听到以娜这么说，我愣住了，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她不是贪玩儿，她不是来认错，她是来为我们这段感情盖棺。

“嗯，今晚拿给你。”

“好呀，谢谢啦。”

从以娜从容的声音里我听不出她有任何的不开心，我心里默念着：大姐，现在我们分手了，你被我见到你上了别人的车还亲了他一口，你还好意思这么好心情和我说好呀，谢谢啦？

当晚，我们约在长江中心下面的大家乐快餐店，原因是以娜要在这边见一个客户。而她给我的时间是：十分钟。

我特地找了一个转角的座位，因为我不知道待会儿自己会不会发脾气。

等了十五分钟，以娜匆忙赶到。

“对不起，阿正，我迟到了。”

我没有搭理以娜，因为我的目光紧锁在她全新的LV手提包上，之前我们逛置地广场的时候一起看过这个包，好像要八千多元，以我的原则，手提包是拿来装东西的，而不是拿来装样子的，我不会买给她也不准她自己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单刀直入。

“没事呀，我赶时间，我的护照呢？我在你家的东西我过一段时间再去拿，可以吗？”

以娜故作轻松的样子，有一刹那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讨厌。

“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你会上那个人的车？”

我已经接不下去，为什么你会亲他？

“好聚好散，你就当是我变了心。”

“什么叫当？不是你难道是我吗？”

“够了，我走了，不想吵架，等我从新加坡回来再说。”

以娜说完拎起手提包就要走，我站起来拦住她。

“薛可正，走开！”

“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以娜放下包，不屑地看着我：“不让我走？就像你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一样？”

我没出声，我想听听她到底有什么想法。

“记不记得 Edith？”

我当然记得，Edith 和阿火是我和以娜一对共同的朋友，两年前 Edith 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就甩了阿火。当时阿火还要死要活的，喝醉了酒从二楼摔下去折断了一条腿，工作丢了，腿脚不灵活了，朋友也没了，后来听说他好像回内地了。

“那个贪钱的港女嘛。”

“没错，就是那个你们口中贪钱的港女。现在人家儿子四个月大，天天坐在老公开的画廊里不知有多满足，你还记不记得她以前和阿火过的是什么日子？”

听到以娜的说辞我想了起来，那时 Edith 是空姐，阿火是装修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两人挺甜蜜的，后来阿火没找到什么正经工作，就每天坐在家里打游戏，从天堂 1 打到魔兽。他还告诉我，有次和 Edith 吵架吵到差点儿分手，就是因为他光顾着奇岩守城而没有去和她吃饭，那天是 Edith 母亲的生日。

“说到底不还是贪钱。”

看到 LV 手提包，想起昨晚那辆保时捷，我的直觉认为以娜是因为钱才离开我，所以我想指桑骂槐借骂 Edith 来骂以娜。

“谁不贪钱？你不也天天和我说你希望公司给你加薪，谁会嫌钱多？人家现在结了婚老公天天下班开车接她回家，和阿火在一起的时候呢？Edith 在天上飞，阿火就去找小姐。”

这件事是以娜在我和阿火的 MSN 聊天记录里偷看到的。

“那关我们什么事？”

“我两年前想学跳舞，你说毫无意义，最后我要自己偷偷去学。”

“我平时工作这么忙连睡觉都没时间，你还学什么跳舞？时间很多啊？”

“一年前我说要存钱买房子，你说你家有房子，等将来结婚装修一下就可以住，还可以和叔叔阿姨有个照应。”

“有什么不好的？我供现在这套房子供得快要累死了，哪有多余的钱拿去存？”

“生日吃茶餐厅，圣诞节吃茶餐厅，就连和我的家人吃饭都挑便宜的。”

“这有什么问题？不就是吃顿饭嘛。”

“你永远都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我和你谈恋爱，应该将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融合，但你是摧毁我的世界，然后将我放进你的世界里。跳舞是我从小到大的兴趣，恋爱三年你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买房子是我需要将来有自己的空间，我不想起床要等厕所用，不想和几个朋友回家聊天还要担心会吵到家里其他人。不过你说的没错，不就是吃顿饭而已，因为在你心里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吃什么都不重要，我的家人甚至都要和你保持一样的想法，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和我的家人？就好像阿火，Edith走的时候要死要活的，那他有没有想过自己找小姐的时候有多对不起Edith？”

我没想到以娜所说的会是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一时间我不知该怎么反驳。

“你不要再盯着我的包包，这个包是之前你不让我买的那个，我想用买这个包来告诉自己，以后，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世界，做我想做的事情，走我想走的路。想必你不会再拦着我了。拜拜。”

以娜从我眼前消失，我的大脑一直在回想她刚刚说的话，似是而非。我可以想到很多借口去反驳，但从以娜的态度来看，就算能反驳又怎样，她已经不会变回以前的张以娜了。

走出大家乐，心神恍惚的我径直走向马路。

“喇！”突然一辆车从我右边冲了出来，我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车一停，穿西装的司机下车就大骂。

“我……你怎么过马……咦，你是正哥吗？”

*

我定神一看，原来司机是阿裁，副驾驶上还下来一个不知是否成年但是长得很正点的女孩儿。

“正哥，真是对不起啊，有没有撞到哪儿？”

“我没事，是我自己过马路不小心，对不起。”

“咦，你流血了！”

女孩儿指着我的手掌说。咦，还真是鲜血淋漓。仔细一看，原来是被地上的一块玻璃碎片划伤了手。

“我包里有纸巾。”女孩儿说完就疾步走进车里拿纸巾，然后帮我擦掉手上的血。

“嘀！嘀！”后面一辆兰博基尼狂按喇叭，原来阿裁的车挡住了后面的车。

“这样不行呀，正哥，你还没止血。静悠，你和正哥先上公司等我，我停好车就上去。”

原来那女孩儿叫静悠。

“阿裁，不必麻烦了，我回家自己包扎一下就行了。”

“不行，你满手都是血怎么回家？我很快就上来，等我。”

无可奈何，我只能和静悠先上他们公司。公司就在长江中心上面，这类中环甲级写字楼我平时很少去，对他们这类伦敦金公司更是没什么好印象。

进到公司，一开门就见到一个大鱼缸，里面还养着两条好大的龙吐珠。往里走去，摆着一排又一排的桌子，每排都呈长方形，一排大约有十个位子，桌上只有三件东西，电脑、笔和一部电话。

“正哥，这边呀。”静悠带着我，旁边应该是一些中学毕业没多久，穿着西装在装成年人的小孩儿叫着“静悠姐，静悠姐”，看来这女孩儿也是这里能拿主意的头儿。

我坐在办公室里，静悠去帮我找纱布之类的东西，我就顺便看了一下四周，墙上都是奖状之类的东西，每一张都写着“赵文裁”。

就是阿裁。

另外一间办公室里三部电脑，一个小小的鱼缸，还有一副麻将。

十分钟后，阿裁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走到最靠近办公室的长桌之后就大叫：“美国那边有消息，油价很快会升，没单的全部先买货，卖了的就找位置走，就快开市了，小心价位升得太快走不了啊！”

他一声令下，起码有六七个人立刻打电话做事。这一刻我觉得阿裁真是好有型。

阿裁吩咐完后走到办公室，“正哥，我已经打电话给阿勇，他说会来接你，不如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阿裁和我说完之后就走向长桌，逐个走到他们身边。

“阿荣，你还差五十几张单才够奖金呀，现在离月底还有几天呀，有位置给我炒够它，不然下个月吃屎呀你？”